

馬華文學

第一屆雪隆潮州會館文教基金獲獎作品

縱談

• 李錦宗



馬華文學

縱談

• 李錦

書名 : 馬華文學縱談

作者 : 李錦宗

美術設計 : 陳鴻寶

出版者 : 雪隆潮州會館

The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

35-A, Jalan Ampang, 5045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Tel: 03-2382492, 2013361

Fax: 03-2301882

承印 : The Point Enterprise

323, Jalan Permai D, Kg. Tasek Permai,

68000 Ampang, Selangor, Malaysia.

定價 : 馬幣RM10.00

出版日期 : 一九九四年四月

序

會長：拿督陳來金

馬來西亞潮籍華裔人口約有五十萬，佔全馬華裔人口約十二巴仙。在工商、文化、教育領域，潮人均有不裕表現，所謂「潮州多才子」，潮人在文化教育，更有特出的表現，自古以來，留下多少文學佳作。

雪隆潮州會館文教組提出設立文教出版基金，收錄潮籍作家的文學作品、學術研究，潮人文化研究評述等建議，是合時宜以及非常具有意義的。

雪隆潮州會館對文教工作，向來都積極推動，屬下設獎學金委員會，每年都資助不少潮籍子弟深造，培育不少人材，在文化活動方面，也都積極參與，在七十年代期間也資助不少作家出版書籍。

馬潮聯會在一九八五年之代表大會通過建立「書香社會」之提案，雪隆潮州會館即予積極響應。

文教出版基金的設立，除鼓勵潮人多從事文學創作，學術研究，也希望能藉此鼓勵更多學者進行對潮人文化的研究，從而發揚潮人文化。

出版前言

文教組主任：陳家全

根據一項統計，在馬來西亞華裔作家中，潮籍作家人數最多，在這些潮籍作家當中，多有優秀作品或研究心得。有鑑於此，雪隆潮州會館文教組仝人認為有必要為優秀的潮籍作家出版結集，除鼓勵我潮同鄉從事創作外，亦應保存潮人文化，發揚文化事業。

在獲得雪隆潮州會館董事會的認可，通過設立文教出版基金後，文教組仝人即展開籌辦工作，並順利選出第一屆獲獎作品，在這裏，我也要代表本會感謝全體工委以及評審委員。

雪隆潮州會館文教出版基金的設立，是一個新的嘗試，由於必須配合本會之會慶出版，第一屆之籌辦時間非常倉促，在籌辦以及編輯工作難免有所疏漏，文教組仝人祈望在接下去的工作中，能做得更好。

由於文教出版基金每年只能出版二冊，申請作品中，不乏佳作，魚與熊掌，不能括全，故在本屆未獲遴選者，將保留第二年進行二度遴選。

基於章程所限，本人擔任之文教組主任即將屆滿，相信新屆之文教組主任，將會繼續未完成之工作，將文教出版基金辦得更好。

雪隆潮州會館 文教出版基金

工委會

主任：陳家全

副主任：張木欽

工委： 林木海 鄭金德 辛芬嬌
 陳思慶 陳和錦 許錫輝
 許友彬

評審委員會

主任：張木欽

委員： 林木海 陳思慶
 陳和錦 許友彬

■ 後記

171

■ 馬華文壇的潮籍作家

109

■ 10年來的〈文藝春秋〉

96

■ 10年來〈教與學月刊〉在文藝方面的貢獻

78

■ 1970年檳城同樂會馬華文學活動概況

67

■ 1969年新馬文壇動態

49

■ 馬華文學簡史

1

目錄

馬華文學簡史

一、戰前的馬華文學

1. 馬華文學的形成

馬華文學發軔於1919年。它是受到中國“五四新文學運動”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。馬華文學的形成，主要是依賴報章上的文學副刊的大力推動。

1919年10月1日，新國民日報推出的副刊《新國民雜誌》（張叔耐編），最早刊出文言白話參半的文學作品，是馬華文學的濫觴。

叻報的《叻報俱樂部》、新國民日報的《南洋評論》、《小說世界》、《戲劇世界》、南洋商報的《新生活》、《商餘雜誌》等等副刊相繼創刊，推出了較多樣化的文學體裁及內容，於是具體的新文學才開始形成，凝聚成一個起點。

一般上，這個時期的作品格調不高。舊筆記小說、舊詩詞仍然佔了不少版位。在新文學作品中，有不少是中國作家的作品，本地作品的程度還相當低，只有林樺生（克譜）和張叔耐（痴鳩）等人的政論比較成熟。

林樺生的政論尖銳地抨擊了當時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黑暗現象，揭露軍國政客的倒行逆施行為，支持青年和學生群眾的愛國行為與革新運動。

張叔耐在新國民日報發表的政論大部分是宣揚民主思想。1923年以後，比較特出的散文，計有玉貞的《人間地獄》、

新曉的《回憶》以及雪樵的《夜半哭聲》等。

第一首具有馬華新文學特徵的新詩是嘯崖的《原來學生》。它諷刺了當時一般學生的流氓氣習。

這個時期最優秀的詩人是林獨步。他的《活動就是快樂》和《理想》等詩，充滿着樂觀的精神，高尚的情操，擺脫了舊詩詞的影響。

其他在詩歌方面有表現的是失鈞、黃楚狂、陳桂芳和無己等人。

雖然《新國民雜誌》和《小說世界》等副刊發表了不少的小說，但是這些作品大多類似散文往往只是一個簡單故事的梗概，或者對某一事件的感受，沒有情節，也沒有鮮明的人物，倒是在內容方面，多少體現了這個時期的現實精神。

這個時期的小說，大多是描寫兩性關係，例如暴露舊式買賣婚姻的痛苦，戀愛的不自由等等。其次是敘述封建社會中的婦女被壓迫以及種種悲慘的遭遇。此外，偶爾有揭露社會黑暗面，譬如窮人的苦難，被販賣過番的豬仔的非人生活等等。

這個時期主要的小說作者是林獨步、陳桂芳和李西浪。

林獨步的《珍哥想什麼》、《笑一笑》、《兩青年》、《同窗會》中的人物大略相同，主要是兩個在中國念完大學回到新加坡的僑生的故事，描寫細致，布局起伏。

陳桂芳的小說《苦》、《淚》、《人間地獄》、《傷心語》等，大多反映下層社會人物的痛苦，只是技巧較弱，感召力不大。

李西浪在《新國民雜誌》發表的中篇小說《蠻花慘果》，反映婆羅州的豬仔的痛苦生活，算是較具有小說格局的作品。在寫法上，它受到章回小說的影響。

戲劇方面，新曉的獨幕劇《買婚書》、郭樂仙的《覺悟》

和邱國基的《亞片毒》等劇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。

文學理論批評方面，鋒芒畢露的是張叔耐。他批評舊文學和舊思想，宣揚科學民主，與保守分子論戰。林獨步則在文學理論及研究上作出了貢獻。當時，他發表了《修辭學概論》和《辭解》等長文。

1925年7月15日，新國民日報的文藝副刊《南風》創刊，編者拓哥受到中國創造社的影響，以浪漫主義的激情主編這個副刊。這是第一個全部刊登新文學作品的副刊，標誌着馬華文學開始了它另外一個階段的新旅程。

除了《南風》之外，尚有多種副刊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叻報的《星光》以及較後時新國民日報的《沙漠田》和《浩澤》等。

這些副刊的活躍作者計有拓哥、譚雲山、周鈞、鄒子孟、段南奎、吳仲青、禾草、學尼等人，其中以拓哥最為多才多藝。他在小說、詩歌和戲劇等方面都有特出的表現。他的小說《感冒》，創作風格細致嚴謹。他的戲劇《在咖啡店里》則描寫當時的社會情景。

譚雲山在詩歌和雜文方面都相當多產。他於1924年初到新加坡時，感到孤寂和苦悶，寫了不少詩歌，編成詩集《海畔》，1930年由廣州青野書店出版。這是馬華文壇第一部詩集。他較後時期的詩歌，多屬抒情遣興之作，但是他在《星光》和《沙漠田》發表的雜文卻犀利有力，而且幽默韻致，大有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氣勢，內容帶着濃鬱的感情色彩，對南洋社會的閉塞風氣展開強烈的批評。

1927年起至30年代初，文學副刊的出版非常蓬勃。新加坡、吉隆坡和檳城各報的副刊可以說是“百花齊放”，各有特色。這都有助於馬華文學的發展。

2. 新興文學的興起

1927年，在中國文學理論的影響下，新興文學開始在馬華文壇興起。不少副刊非常注重文學的時代任務，文學的大眾需要。

同年1月4日，《新國民雜誌》發表了永剛的《新興的文藝》，是新興文學最早的指導理論。

這個時期的新興文學作品，大部份發表於檳城南洋時報的《荔》、《海絲》及其若干姐妹副刊上。

小說方面，槐才的《血淚》敘述一個由中國南來的青年，在荷蘭殖民地當苦力，由於不堪壓迫，最後參加了職工運動。在一次勞資糾紛中受重傷，但是他仍然慷慨激昂，從容而逝。

陳晴山的《乘桴》暴露了殖民地海關人員對於新生事物的恐懼感，連孔子的學生公孫赤、仲田等人的苦學也成了障礙。

王探的《育南與但米》揭露了膚色歧視的人為根源。

冷笑（溫志新）的《熱鬧人間》描寫一個參加過中國北伐革命的青年，來到南洋之後的種種感受。

新詩方面，海若的《得意人們的歌》是第一首具有新興意識的詩作。他把工友、士子、小販、農夫都列為被壓迫者，成為“得意的人們”吸血的對象。

冷笑的《萍影集敘詩》則自述作者在茫茫的人海中漂泊，目觸膠工、礦工、農夫、黃包車夫等人在生活的重壓下呻吟情形，使他感到可悲可嘆。

槐才的《紅毛路上雜感》描寫“黑兄弟們”完成了建屋築路的“偉大的工程”之後，人家的汽車呼呼地“走得風馳電掣”，他們卻只得“橫躺路邊”；人家“金屋藏嬌”，他們仍然“遠離妻子，拋棄雙親”……。

散文方面的成就仍然以雜文為主。一工與洗凡為代表作者。他們的作品大部分刊登於《荔》的《說涼話》專欄中，內容大多貶諷當時殖民地一些愚民措施及一班幫忙與幫閉的人物。一工的作品簡短，含蓄，甚至有點晦澀作品計有《博士敬進教育言》及《旺相可風》等篇。洗凡的風格與一工大致相同，作品包括《資本萬能》。

戲劇方面，代表作只有林姍姍的《良心之獄》，描寫濟南慘案發生後南洋各地華人群眾的反日反漢奸的行動。

1928年6月中起，《濤聲》、《野馬》和《混沌》等副刊相繼在南洋時報創刊，積極提倡或多量刊登新興文學作品，例如浪花的小說《群兒的母親》、劉科盈的戲劇《兩個勞動者的談話》、孫藝文的散文《混沌初開》等，都在這些副刊發表，促使新興文學運動正式開始。

1929年初至1930年杪，新興文學運動開始式微為止，先後發刊的有關副刊大約有20種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檳城新報的《椰風》、檳城中南晨報的《南針》、星洲日報的《野葩》、叻報的《椰林》以及吉隆坡益群報的《枯島》等等。

3. 南洋色彩的文學

在新興文學濫觴期間，1927年創刊於新國民日報的《荒島》（黃仲彝編），最先在理論上提倡和鼓勵去創作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學作品。他們不但發出“把南洋色彩放進文藝里去”的口號，同時身體力行。繼之作出反應的有叻報的《椰林》，益群報的《枯島》，南洋時報的《南洋的文藝》，南洋商報的《文藝周刊》（曾聖提編），光華日報的《南國的雨聲》等副刊，使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學蔚然成風，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思潮之一。

南洋商報的《文藝周刊》更具體提出“以血和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”的口號，在創作上實踐“南洋色彩”的理想，無異是文藝本地化的初步構想，為後來的“馬來亞地方文藝”鋪路。

在這些副刊發表的作品，題材範圍相當廣泛，盡量描寫本地生活，尤其是小說，文學技巧比前期有很大的突破。

描寫下層社會人物，例如妓女和黑社會人物等的小說，計有吳仲青的《烏九哥的夢》和《梯形》、張金燕的《阿鳳的歪史》……。

反映豬仔或貧窮人物的悲慘遭遇的小說，計有曾華丁的《五兄弟墓》、曾經的《五盾錢》、曾玉羊的《生活圈外》……。

描寫婦女地位以及她們不滿而反抗的情形的小說，計有張金燕的《七頁半孤雁雜記》、理哥的《姨娘》……。

暴露教育界的黑暗與存在的問題的小說，計有曾聖提的《不吉的窗》、豆工的《申老師》……。

宣揚革命與改造社會為主題的小說，計有王哥空的《夜》、浪如的《征途》、早苗的《舊恨》……。

反映男女之情或有關心理的小說，計有紫薇的《孔姐》、曾玉羊的《力的發動》……。

不論氣氛的營造、人物的塑造、心理的刻劃以及在情節的鋪制上，這個時期的小說都比前期生色不少，例如曾聖提的《生與罪》，描寫生活沒有着落而家中數口又嗷嗷待哺的人力車夫——狗賤的爹的悲痛彷徨的心理，就有動人與細緻的刻劃。

大部份的詩歌作品還是環繞着思鄉與愛情的主題展開，但是在文字的掌握上，比以前進步。一些詩人更把精力投向南洋題材的發掘與新興思想的倡導，例如細胡的《地球一角的憂愁》、依夫的《憔悴了的橡樹》、江上風的《南洋沒有

太陽》。《地球一角的憂愁》把大約於1930年新加坡經濟蕭條的景象描繪出來。詩人們也嘗試多種形式的創作，有的寫小詩，例如曾聖提的《秋晚》；有的寫格律詩，例如張放的《深深底囑咐》；有的寫自由詩，例如槐才的《紅毛路上雜感》；有的詩還脫離不了舊詩的痕迹，例如張金燕的《不要拗碎的夢心》；有的更用大小不同字粒近乎圖象式的排法寫詩，例如革塵的《鈔票》。一般上說，抽象化、概念化，甚至口號化是這一時期詩章常有的缺點。

在散文作品方面，有些注重抒情，例如丁琅的《希臘風》；有些注重敘事，例如朱女的《在廠中》；有的是游記，例如宗華的《鐵山之游》；有的通過書信的方式，例如南竹的《五月》；有的是雜感文字，例如林仙嶠《南洋的詩人》。不但題材範圍寬闊，文字也較前期流暢得多，好像丁琅的《希臘風》，就以濃烈的情感與美麗的文辭，抒發他對東方保守文化的批評，與對東西文化融合的渴望。

林仙嶠的文字具有一種風格，文辭清新，條理明暢，而且諷刺性強，發人深省。

這個時期發表的戲劇作品寥若晨星，內容也相當狹窄，多數是有關夫妻間的事，或者是寫分離兩地的夫妻在會面時的歡愉，例如林參天的《病榻之前》；或者是寫妻子偷漢子，例如曼四的《椅子》；其中有一些劇本，意圖發揮反封建反禮教的思想，但是說教意味重，技巧不高，例如林參天的《我願跟她去》。當時著名作家靜倩（馬寧）寫的三個獨幕劇《夫歸》、《淒淒慘慘》和《女招待的悲哀》等劇，曾經轟動一時，內容反映了不景氣中的馬來亞人民生活。

相反的，理論批評文字有突出的表現。在提倡南洋色彩方面，計有撕獅（張金燕）的《南洋與文藝》和《說說南洋的文藝熱》、陳煉青的《地方色彩與文藝》、黃僧的《學術

文化與南洋華僑》、六叔的《時代精神與地方色彩》、翔冰的《中國文學的新途徑》、如焚的《南洋文藝特征的商榷》和江上風的《南洋作家應以南洋為戰野》等。在提倡新興文藝方面，計有承禮的《關於新興文藝》、依夫的《充實南洋文壇問題》、衣虹的《新興文學的意義》、《新興文學的背景》、《新興文學之歷史的使命》、《新興文學的內容問題》、《新興文學的形式問題》、《新興文學的大眾化問題》、木然的《關於新興文學的幾句話》和知山的《文藝雜論》等等。而從一般理論作探討的，計有周憲浦的《新代所需要的文學》、博夫的《文藝與生活》、文通的《文藝創作的事實與想像》和熹然的《詩與感興》等等。陳煉青則在文藝批評的建設上作出貢獻，所寫的《文藝批評在南洋社會的需要》與《南洋的文藝批評》，立論精關實際，是馬華文學批評的最初基石。

4. 低潮時期的文學

1931年以後，由於世界經濟不景氣，文字案的發生以及殖民地政府對於文藝活動的壓制，馬華文壇受到波及，作為文藝支柱的文藝副刊銳減，寫作人的情緒低落。

這段時期的作品，大部分是一些幽默消閑的文章，或者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，例如死狼的《狂歡時節》、羅永年的《如此上海》和鄭文通的《愛與恨》等。不過，當時也有一些作品仍然能够反映經濟不景氣下的改變，例如蔡增建、沈戈、饒楚瑜、林參天、曾強、文郎、洪絲絲、黎升、張天白、一村、陳子遺等人的作品，都有較高的水平。丘士珍在1934年出版了《峇峇與娘惹》與《沒落》兩本小說。王哥空在同年4月出版了《面包及其他》小說集。《峇峇與娘惹》被認為是馬華文壇第一部中篇小說集，內容描述一個橡膠商人家庭，

由於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而支離破碎的情形。

《面包及其他》則被認為是馬華文壇第一部短篇小說集。它共收集了16篇短篇小說。

在這個時期，文學期刊《曉天周刊》和《黎螢月刊》等開始問世。綜合性刊物，例如《消閑五日刊》與檳城的《新南洋》等也刊載文學作品。

5. 馬來亞地方文藝

1934年，馬華文壇仍然沉寂。《晨星》、《獅聲》、《曉風》、《繁星》、《總匯副刊》、《新國民雜誌》、《檳風》、《南風》等副刊繼續出版，新創刊的計有總匯新報的《曝穀場》，民國日報的《1934》、《浪華》和《綠洲》，星洲日報的《學海》，檳城新報的《詩草》和《蕉風》，益群日報的《文藝》和《雜誌》等等。

1935年，出版狀況逐漸恢復。新的文學副刊開始增加。星洲日報的《晨星》（林健安編）、光華日報的《檳風》（洪絲絲編）、檳城新報的《輪》（詠克編）和新國民日報的《新路》等副刊發表許多能够反映現實和富有實感的文學作品，同時隨着中日關係的緊張和世界局勢的動蕩，文學的活動越來越積極。

在這個時期，鴛鴦蝴蝶式的小說充斥文壇，舊詩詞、舊詩謎和談風說月的散文等也大行其道，抒發鄉愁的作品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。這是移民社會的特色之一。然而，由於一些老作者及一批寫作人的支撐，因此也出現一些可觀的作品。他們開始關注本地社會，寫下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，包括描寫豬仔和其他低下階層人物的苦難，揭露教育界的黑暗以及反映男女不平等的現象。

在語言上，好些作者大量採用了地方方言詞匯，描繪本地的景物，開始建立自己的風格。

小說方面，饒楚瑜的《囚籠》描寫膠工平日慘遭剝削，在經濟不景氣時又要面對裁員的悲慘狀況。林參天於1935年出版的馬華文壇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濃烟》暴露馬來亞北部教育界的黑暗。林棘的中篇《新年》描繪了農村社會里小地主式微和沒落的過程。一村的《橡林深處》則寫出從中國南來在膠園工作被剝削隨而覺悟反抗的勞工的事迹。

散文方面，由於談風說月的作品太多，因而能傳世的佳作品并不多見。不過，華丁的《晚霞》是相當有生活氣息的作品。它描寫下層人物吳七的被警察追捕的情形。同時，魯迅式的雜文也在新馬散文界佔着重要席位。黎升的《冲出惡環境的重圍》，激勵了人們應當面對惡劣環境而創造良好環境的勇氣。天白的《關於提倡大眾語》，則對語言應如何深入群眾提出他的看法。劉郎對社會上所發生的畸形現象提出他的批評，例如《對牛有感》和《走》等等，文筆簡練潑辣。

在詩壇上，舊詩詞大行其道，但是大保的《織女的詛咒》，為把青春獻給不息勞動的紡織姑娘提出哀訴。力生的《除夕》呼喚那些被外國人奴役的兄弟起來反抗。這是一首相當有現實感的詩作。

理論批評有特出的成就。1934年3月1日《獅聲》發表了廢名（丘士珍）的《地方作家談》，引起了一場論戰。這篇文章以肯定的語氣指出馬來亞有本身的文藝，就是居留或僑生於馬來亞作家們所產生的文藝，因此，他呼喚應該抓緊了“地方作家”這個含義來承認馬來亞的文藝，而堅決反對以上海才有文藝的論調；並且推薦14個當時的寫作人為馬來亞地方文藝作家。前未用及的“馬來亞文藝”一詞出現了，馬來亞地方性開始獲得積極提倡。廢名這篇文章引起了C君（梁志